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于晓琳
执编/版式:毕诗春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三江冰排 逐春潮

□尹栋

松花江最先承接春意

三条大江中,松花江最先承接春意,穿城绕郭,带着关东大地的烟火古韵默默流淌。松花江的文开江,像一位雅士缓缓归来,温而不烈,却藏着动人心魄的力量。岸边的冰块先被春阳暖酥,冰纹像锦缎般悄然舒展,细细的水流从冰缝隙间漫出,如丝如缕,轻轻吻着沉寂了一冬的岸堤,悄无声息间唤醒了沉睡的江川。

松花江江心的坚冰在暖阳下渐渐消融,裂成万千块白玉般的冰排随波轻漾,不挤不撞,缓缓前行。“四月开江冻水,冰排远看似鱼鳞”,远远望去,就像碎银铺满江面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来到岸边,能听见冰与冰相互撞击的声响,如编钟轻鸣,冷入耳,格外动人。万丈阳光穿云而下,洒在冰面上,折射出琉璃般的柔光,半江寒冰半江碧水,像一幅淡墨晕染的山水长卷,铺展着北国最温婉的春色,那份震撼让人久久难忘。

回溯以往,古人对松花江的开江,向来敬重有加。从辽金时期开始,就有开江祭祀的习俗,渔民们设下香案,点燃香火,跪拜江神,诚心祈愿江川安澜,渔获丰饶。这份朴素的虔诚,为松花江的开江盛景,添了几分厚重的古韵。清顺治十八年,流人方拱乾临江观冰,触景生情写下“冰声破履响,又观雪河春”的诗句,用清寂淡雅的笔墨,精准点出了松花江文开江的清韵与诗意。

民间的习俗,代代相传。开江之日,人们总会去江边取水,净手祈福,掬一捧初融的春水,洗去一冬的尘秽,祈愿新的一年平安顺遂。这一捧春水,承载着春日的馈赠,也连着千年古韵与人间温情,在江风里一代代传了下来。

而松花江武开江的磅礴霸气,我曾亲身体会过。三十多年前,我在三江平原的一座军营里当兵,营区离松花江不足两公里,曾数次目睹那震撼人心的场面,至今想起来,仍心潮澎湃,难以忘怀。每到气温骤升,春水暴涨,潜流在冰下悄然蓄力,松花江便陡然褪去平日里的温婉,尽显武开江的雷霆之势。巨冰块排向相向,像千军万马奔腾,气势撼天地,恰如“摇曳奔雷惊大地,万波激荡跑冰排”所绘,磅礴之势扑面而来。冰排与冰排相互撞击,声响震彻四野,远听像钟鼓齐鸣,浑厚庄重;近听如金石碎裂,清脆有力。

巨冰被湍急的江水托举,倾轧、堆叠,有的被冲上岸堤,垒成高高的冰峰,有的横亘在江心,叠成坚固的冰墙,巍然如障,气势逼人。江水裹挟着冰排,浩浩汤汤,奔涌东去,势不可挡。此时此刻的松花江,就像一位披甲上阵的壮士,挥戈踏浪,气吞万里,尽显北国大江的雄阔。

康熙皇帝东巡时曾写下《松花江放船歌》,用“浩浩瀚瀚冲波行,云霞万里开澄泓”的诗句,描绘出松花江春水浩荡的壮阔情形。辽金以来,江畔还有头鱼宴与祭江礼,人们凿冰取鱼,用牲畜和美酒祭祀江神,酋长朝贺,鼓乐喧天,尽展朝野上下共庆开江的盛景与豪情。



松花江解冻,鸥鸟翔集。张澍摄



乌苏里江冰排景观

黑龙江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,从不会跟江南的桃李争一时的芬芳。每年四五月份,黑龙江的春天才会在冰雪消融中铺展开生机。

黑龙江的春天,没有江南那般婉约明媚,却有着塞北大地独有的雄浑与壮阔,每一缕春风里,都蕴藏着冰雪消融的温柔与江河奔涌的力量。

今年的黑龙江,春意来得格外早。刚踏入三月下旬,松花江、黑龙江、乌苏里江便陆续开江,冰排逐浪,江水奔腾,奏响了北国春日的第一曲乐章。

冰封了半年的松花江、黑龙江、乌苏里江,褪去一冬的沉寂,有的静缓消融、悠然舒展,透着几分温婉;有的崩裂奔涌、冰排浩荡,露着几分刚劲,一文一武、一柔一刚,相映成趣。

三江春水初生,江湖涌动,有着江南春日少见的灵秀温婉,呈现塞北独有的磅礴气势,将龙江大地的雄浑与灵秀,书写得淋漓尽致,勾勒出一幅北国独有的壮阔春光图。

黑龙江默默见证 岁月流转

作为界江的黑龙江,襟山带岭,横亘在边塞之上,千百年间默默见证着岁月流转,藏着说不尽的历史沧桑。它的开江之势,比松花江更见雄奇壮阔,有北国天地的磅礴苍凉,沉淀着界江两岸的千年烟火与人文印记。

冰封时节,黑龙江千里江面被厚厚的积雪覆盖,像一条银色的巨龙静卧。待到开江之日,江水冲破冰封的枷锁,破壁腾空,奔涌之间,裹挟着岁月的厚重,尽显天地奔涌的磅礴气势,让人心生敬畏。

黑龙江的文开江,同样温柔和,冰纹像淡淡的墨痕在冰面上悄然舒展,细流从冰缝里缓缓漫出,碎冰如玉般随波轻荡,和两岸苍茫的林海、青黛的远山相互映衬,清寂之中藏着不动声色的震撼,宛如一幅自然绘就的边塞水墨,淡雅而有韵味。

黑龙江的武开江则气势冲天,上游冰融水涨,下游坚冰未消,冰水相互阻挡,力道千钧。“冰排借力,野马腾欢,碰撞冲推,逐浪碾轧”,巨冰像铁甲列阵,在江面上相互推挤、冲撞,冰裂的声响震彻河谷,远传数里之外。冰堆叠在一起,顷刻之间便形成冰坝,又在江水的冲击下轰然溃决,冰水齐发如天河倒悬,奔涌不息,天地间尽是雷霆万钧之势,那份壮阔让人叹为观止。

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墨客观赏黑龙江的开江盛景,无不心生感慨。清代流人张光藻写下“江波欲冻净如措,片片冰排到水涯”,何世澄题诗“黑龙江畔雪生,冰水流冰无有声”,字句之间满是界江的苍凉与雄阔,也藏着流人们心中的家国情怀与漂泊之思。

沿江的鄂伦春、赫哲先民,世代与江相伴,靠江而生。开江之日,必行祭江礼,摆上祭品,点燃香烛,舞蹈击鼓,诚心祈求江神庇佑,愿舟楫平安,渔获丰饶。这古朴庄重的仪式,承载着上古遗风,也为这条界江,添了几分厚重的历史韵味。



松花江开始融化解冻。张澍摄

乌苏里江 大多是温婉模样

同为界江的乌苏里江,与黑龙江的苍茫、松花江的厚重不同,它清灵澄澈,水质透亮,冰质也莹洁如玉,它的开江大多是文开江的温婉模样,少了几分暴烈,多了几分空灵与雅致。春风轻轻拂过江岸,吹醒了沉睡的江面,江面上的坚冰慢慢消融,碎冰像洁白的玉片、像盛开的白莲花,顺着江水缓缓移动,温柔而静穆。

冰排之间轻轻相触,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,如玉馨相和,婉转悠扬,回荡在江面上。江面开阔,冰排时而聚拢、时而散开,像满天繁星落在江中,随波荡漾。天光云影映在水里,冰光与水光交融,再配上远处的青山、近处的林木,就像一幅淡远空灵的边塞画卷,干净而纯粹。

赫哲族世代居住在乌苏里江岸边,与这条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,开江之日,必行喊江、祭江、放舟之礼。主祭身着盛装,敲鼓吟唱着古老的伊玛堪,拉开祭江仪式的序幕,随后众人齐声喊江,声音洪亮,穿透江雾,唤醒沉睡一冬的春水。人们用桦皮船载着五谷和木雕鱼王,轻轻放入江中,诚心祈求来年风调雨顺,渔获满舱。开江之后,人们总会捕上头网鱼,摆起热闹的鱼宴,炖上“三花五罗”,鲜香飘满江岸,这是渔猎民族最隆重的迎春仪式,藏着他们对自然的敬畏,也藏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乌苏里江偶有武开江,却也不似黑龙江、松花江那般狂放不羁,奔涌之间仍带着几分温润之气,刚劲却不桀骜,威严却不悍烈,就像一位温润如玉的君子藏着一身风骨,却不张扬,尽显这条界江独有的气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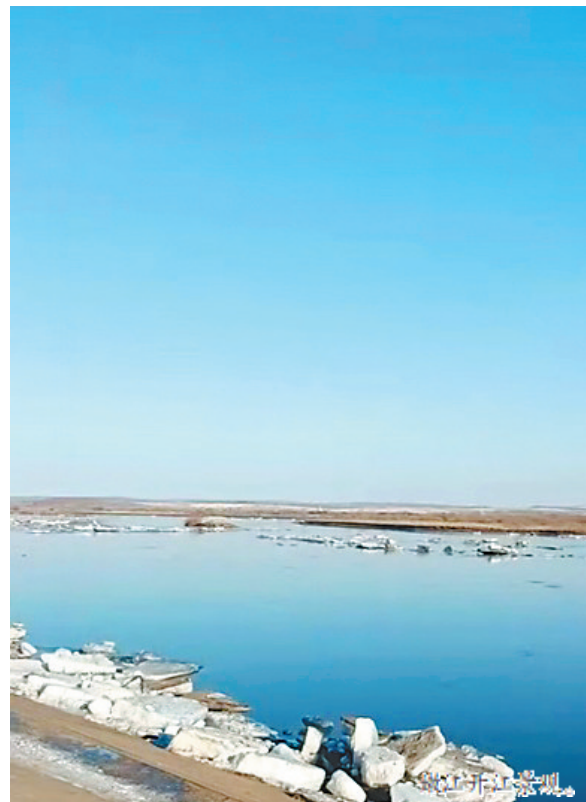
松花江、黑龙江、乌苏里江是龙江大地的血脉,是塞北山河的灵魂,是镌刻着千年古韵的史诗。文开江如素笺铺展,静水流深,是冰雪向春水的温柔转身,藏着黑土地骨子里的内敛沉静。武开江似惊雷奔涌,是寒冬向新春的豪迈宣言,透着龙江大地的豪迈坦荡。一文一武,是冰与水的深情和鸣;一开一合,是寒与暖的诗意相拥。这相生相伴的景致,道尽三江奔涌不息的铮铮风骨,写透龙江儿女内敛而不怯懦、豪迈而不张扬的赤诚性情,如三江冰排般守本心、有锋芒,如北国春风般藏温柔、有力量。

从方拱乾、张光藻的清寂吟咏,到康熙帝王的雄豪诗篇;从辽金时期的祭江盛典、头鱼盛宴,到赫哲族的祈福仪式、喊江放舟,千年文脉与民俗相依相伴,代代相传,让跑冰排不只是一场自然盛景,更是塞北文明流传千年的礼赞,是龙江儿女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印记。

冰排逐浪前行,残冰渐渐消融;春水滔滔东流,生生不息。跑冰排,是龙江春日最壮美的盛典,是天地回冰与水的深情交响,是岁月里寒与暖的温柔更替。三江奔流不息,载着千年古韵,裹挟万里雄风,流淌在塞北山河之间,深深镌刻在龙江儿女的魂魄之中。

岁岁开江,年年冰消,古韵长存,气象弥新。这奔流的三江,这壮阔的冰排,这质朴的民俗,这深厚的文脉,便是黑龙江最动人、最绵长的诗篇。

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片。



每年立春之后,总少不了一份惦念:开江了吗,开始跑冰排了吗?

我的家乡是边塞小城嫩江市,有一条和她同名字的大江绕城而过。白雪皑皑的冬天,她像一条蛰伏的白色巨蟒,逶迤盘卧在高高的江堤之下,春风吹起嘹亮号角的时候,她用凝聚了整个冬天的力量,把身上的冰封铠甲挣开,化作形态各异的冰块随波游走,这就是跑冰排,高寒地区大江的解冻方式。

第一次看跑冰排时才七八岁。过年时,姨奶家的表叔和大表姑来拜年,和我父亲聊天,聊到了跑冰排这个话题,让我觉得很新鲜,就想看看什么样的。可我家离江边远,开江的日子不确定,父母也没时间带我们去。大表姑就说,等到立春开江跑冰排时,我来接你。这句话成了我的念想,便盼着开春,盼着开江。大表姑来接我时,把我高兴得要母亲把小花裙找出来,要穿上裙子去看冰排。把父母和大表姑都逗乐了,母亲说你穿上棉袄,戴上围巾和手套,没准还得冷呢,怎么能穿裙子?

第二天早上,大表姑招呼我,快穿好衣服,冰排下来了。我跟着大表姑就往江边跑。路边有未化的积雪,风吹到脸上冷飕飕的。站到嫩江岸边高高的堤坝上,映入眼帘的景色太抢眼了。江面漂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块,在江水的簇拥下缓缓移动着。晨光把江水染成宝石蓝色,冰块们像是在蓝丝绒上滑动,特别好看。我久久地望着这壮观的景象,几乎忘了身在何处。这幅白蓝相间,流动变幻的画面,深刻地印在脑海中。

从那时开始,只要到嫩江初开的日子,就要找时间去跑冰排。但大江解冻的时间不确切,有时听说开江了,过去一看,只有零星几块冰排在江流中移动,大部队已经过去了。

也是和嫩江有缘,我从师范毕业回来,分配到嫩江四中工作,距离江边比姨奶家还近。再后来,调到位于江边的党校,两层的办公楼离江堤咫尺之遥,每天在走廊上就可以看见雄浑的嫩江自东北而来,与小城缠绵相拥之后,向着西南奔流而去,流淌的江水写着黑土地上特有的浪漫。每年初春,盼望开江的人们,都把对冰排的嫩江是文开还是武开的预测,炒成时效性的话题。

初春时节,天总是阴沉着,刮着寒意料峭的春风,时不时地来一场雪。有时开始是雨滴,旋即又变成雪粒或雪花,让人们的出行变得困难,让春天温暖的步伐变得迟缓。老人们就说,这是闹开江呢,看这天儿没准是要武开呢。

有人这样写武开江:“冰河崩裂的天地壮歌。冰排翻滚,大者如屋,小者如舟,在激流中碰撞堆叠,垒成森然的冰坝。冰排如困兽破笼,轰然作响,掀起千堆雪浪,挟着自然的原始力量,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汹涌而来。”这有声有色的描写,让人们在谈论中又多了几分敬畏。

我们的嫩江实在是条儒雅的江,在它身边生活了几十年,还从未看到过这么暴烈的开江。有一年是武开江,上游的门鲁河段出现了冰排壅塞,江水外溢,有淹没村屯的危险。有关部门正筹划运炸药破冰之时,骤升的气温,让挤成撮的冰排们消解了闹事的打算,自行融化开来,继续随着江水赶路。冰排浩浩荡荡地来到城区,在人们的注视下冰排如过境的千军万马,向着西南奔涌而去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春,到省城哈尔滨出差,可遇不可求地看到了松花江跑冰排的一幕。那天晴空如洗,惠风和畅,顺流而下的冰排像蓝天上飘浮的白云,又像草原上成群结队的羊群,随波逐流,浩浩东去。细细观之,冰排露出水面的部分大约一尺,从断面看,似无数晶莹剔透的冰箭簇立而成,这就是人们说“宁走封江一寸,不走开江一尺”的缘故吧。封江时冰碛是横着的,开江则是竖着的。在暖阳和风中,退去铠甲,化作琼珠碎玉,消融在丰沛的江水中,滋润广袤的黑土地。

也是四月时节,我们去逊克县出差。入住的县招待所就在黑龙江边。虽到时就晚,还是不顾旅途劳累,拉着同伴从后门来到江堤上。路灯稀少昏暗,幽幽的江面上倒映几许星光,不时地有黑乎乎的冰排流过,黑龙江上的冰排还没跑完呢,可惜看不清。第二天,没吃早饭,就去看望浩瀚的中苏界河上跑冰排的景象。宽阔的江面,岸边堆雪,跑冰排的高峰已过,不时地有形单影只的冰排随着江涛匆匆赶路。

突然,送冰排远行的目光看见水天一色的尽头出现一点红,再近一些,是扬着五星红旗的边防军巡逻艇,在黑龙江的主航道上,靠近对岸的赖奇欣斯克市的一侧高速行驶。前面三艘呈品字形,后面的一字排开,在大江中劈波斩浪,逆流而上……它们激起的层层涌浪,让擦身而过的冰排起伏跃动,仿佛向猎猎的国旗致敬。啊!我们有幸目睹了边防军的舰艇,在黑龙江解冻后的第一次巡航。

几十年了,每每在春天想起家乡春汛的冰排,巡航在黑龙江上的那只威风凛凛的快艇编队就从记忆深处驶来。它比嫩江、松花江恢宏奔涌大江流的冰排更加壮观动人。那种气贯长虹的豪迈气概和守护护国的神圣之感,让人们的家国之情像黑龙江一样,溢满心头。



松花江开江景观。张澍摄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